

周云和 著
ZHOU YUNHE
ZHU

旋转的 太平坝

XUANZHUANDETAIPINGBA

最新中篇力作 / 一组小人物的生命册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 一部接地气的世情书

团结出版社

目 录



001……水 哥

051……旋转的太平坝

094……福 星

151……受害人

208……猫 步

241……刀口上的爱情

水 哥

水哥在七斗坡果园里侍弄着柑子树，抬头瞄一眼天光，心壁上就有被人糊了一把臭狗屎似的不爽。阳光不充足，果子味道越来越寡淡，销路越来越逼仄，收入越来越减少，忍不住抱怨开了太阳：你平时不是做起那吃了熊鞭虎鞭一样威风，把人都晒得出油来吗，咋个雾霾几下就把你搞阳痿了呢？看你卡白着一张烂脸，死了没埋的样子，我都替你不好意思。一张桔叶，似乎在同水哥怄气，有意把一个果子藏在叶片背后。水哥前倾了身子伸手去拨开叶片，一个青涩的乒乓球大的果子，借助树枝弹力，叭一声打在他的左脸颧骨上，有一点痛，伸手摸摸：狗日些要造老子的反了是不是嗦？太阳照不到你，是雾霾遮挡了光线，关我屁相干啊？

水哥年轻时在长江里打鱼为生。他最值得向人炫耀的辉煌记录，一只装苞谷的下水船，在干碓窝触礁打烂，鱼儿们知道了，兴高采烈大呼小叫成群结队去吃福席，哪晓得顾了口腹之欲，引来大祸加身，水哥一网撒下去，竟然打起来三百二十一斤水鼻子。哈哈，水鼻子，长江头最好吃的鱼，现在江边的鱼坊上，一百五十元钱一斤卖给食客，扳着指头一算，那一网将近挣下五万元钱，大发了啊！可惜当时一元钱一斤还不好卖，水哥还是挣了将近三百元钱。然而好景不在，河里的鱼，大家都



削尖脑壳八仙过海撩起衣袖缩起裤脚去捞，加上电烧，药毒，雷管炸，水质被污染，就算鱼儿们不吃饭不睡觉加班加点拼命繁殖生长，还是与人们追逐美味的蓬勃需求相距甚远。面对河里鱼儿日渐稀少，江团青鲩等名贵鱼儿快要断子绝孙的惨景，水哥又是下密网，又是扳罾，又是安滚钩，劳碌一天居然有鱼甲都捞不起来一片的时候。要盘家养口，要人情往来等等，水哥常揣捉襟见肘之忧，只好望江叹息，盘算着新劈谋生路径。

七斗坡满坡灿若星汉的水果，就是水哥成功转型的杰作。他种出的果子，比如柑子，施的是油菜枯，农家肥，又甜又化渣，水份也充足，还没有完全成熟，水果贩子们便撵来买青。有一年，脚跟脚来了三个水果贩子，为买到水哥的柑子，争得打起架来。县里很多单位搞接待，都蜂飞蝶舞跑来买。那个瓜子脸、穿戴妖艳儿、简树生说很受賁的县委接待办的女子，说水哥的柑子是她们指定接待产品。所以，水哥种水果，一年随随便便能收入两三万元。可惜现在而今眼目下，天道不好雾霾重了，果品色相，由新姑娘两腮红润，变成了老年人满脸雀斑，不要说卖，送人白吃，还要看人家心情好不好。

有一根蘖生嫩枝条，一拃多高了，只会消耗树子养分，不开花更不结果。水哥踮起脚尖，伸长手臂去剪，刚要咔嚓，有人喊他，声音里透着拣了金元宝的惊喜：水哥，县里要引进环宇集团，把我们沙埂村打造成国际休闲旅游度假区，村上的田土要全部占完，所有房子要全部搬迁。

水哥猛一激灵，西天的太阳断了脊梁骨似地一下瘫倒在山后；掉头一看，是儿子小川，吐了口气：你小声点嘛，把老子的魂都吓脱喽。

小川见土埂上堆着柑树的残肢断臂，抬腿一脚踢散：果园你不要再去整了，村上会赔偿的。你管理得再好，也是白求恩的弟弟白球干。

水哥一眼给小川杀过去：你跟老子踢了做啥子？捡起来！度假区，卵假区。这里前不巴村，后不着店的，除非哪个龟儿子脑壳进水了。

小川心里有宏伟打算，不敢忤水哥的逆，边弯腰捡边说：消息千真万确。

小川把在城头听到的消息，给水哥说了一个草稿：新来的县委江书记，干劲足，点子多，路子广，不愿意躺在前任的功劳簿上，要另辟蹊径，放手放胆，跳起摸高，发展绿色循环经济，引进蓉都环宇集团，在大河村和田边村建年产三十万头生猪养殖场，万亩蔬菜基地，五千亩珍稀鱼塘。我们沙埂村在大江边上，江环水绕，位置好，风景也好，就规划在这里建设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听说要建高尔夫球场，五星级酒店，会展中心等等，作为县里接待外宾和重要客人的场所。当然，城头的人离这里只有一二十公里，晚上吃饱了，找不到地方消饱胀，走路也得，开车也可以，骑自行车也没关系，都可以来消费。

水哥忙着手上的活，话带讥讽：嗯，还要修摩天大厦，宇宙游乐园，不只县城头，就是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要打破脱壳争着抢着喊爹喊娘来这里耍。

说你还是死脑筋。小川捡好柑子枝桠说，上一任县委书记，提出打造长江经济走廊，引进意大利醋酸纤维、源天化工、四百万千瓦火力发电、天德造纸、鸿飞炼焦等“五朵金花”，放在长江边上集贤坝建设，你说建成了手板心头煎鱼给人家吃。后来人家建成了，你咋个不手板心头煎鱼给他们吃呢？

水哥正要还击，儿媳妇林燕站在家门口朗声高喊：吃饭喽。

小川问水哥：这枝桠抱来丢在哪儿？

水哥望望直往地面坠来的暮色：丢在敞坝边，干了当柴烧。

饭桌上，小川谈出了自己的打算：水哥，娘，我和林燕给二老商量一个事。现在河运生意很找钱，运一船煤出川，运气好当你种几年柑子。舅子要打一条驳船做河运生意，几次找我入一点股，苦于没钱，也就没给二老说。现在环宇集团要来建度假区，征我们的地，拆我们的房，会给很大一笔赔偿费。我们把这个钱拿去入股好不好？我保证，要



不了几年就大发了。

水哥狠狠瞪了小川一眼：嗯，发了，船打烂变水打棒，几天就发胀了。

小川的娘俞子英抱怨水哥道：你说一点吉利的话，要割你的舌头吗？

仿佛是小川请来证实他没有说谎，一家人在桌子上把饭吃得乌云翻滚雷电交加的时候，邻居黄继明、简树生、良从远串门来了，随后婆娘娃儿也跟着撵了过来，你一言我一语给水哥说县里引进环宇集团要来沙埂村修国际休闲旅游度假区的事儿。小川似乎真理在手，得意地说：该是嘛，我给你说，你还不相信。

水哥没理小川，把饭吃成老牛拖破车，然后才放下碗筷下桌子，摸出烟，黄继明不会抽，他散给简树生、良从远，发了一个天问：你们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往常沙埂村的夜晚，睡不着觉的年轻人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不是搓麻将打大二，就是扯谎日白吹壳子：我睃到响水滩有一个小婆娘儿，哦唷好漂亮哟。李五跟王六有一腿。李莽子出去打工挣到钱了。有老婆的，在商量油盐柴米人情客往中，操练操练夫妻间那个永远乐此不疲的传统运动后，不是倒头大睡，就是最多再说说鸡儿鸭儿当然也包括娃儿的事。但今天晚上，全村人几乎都把话题集中在回答水哥的天问上：县里引进环宇集团，在沙埂村建设国际休闲旅游度假区，究竟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各家境况不同，各人想法不同，给出的答案也就五花八门，花里胡哨。不过，从概率来讲，像小川这样的年轻人说好事的多，特别是一些读了初中高中的年轻人，不稼不穡，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早就充满对城市的热切向往；征地拆迁，无疑赐予了他们改变命运的机会，禁不住活跃了一腔心思，在心里描绘起未来生活的蓝图。年纪大的，恋山恋地恋

老屋，割舍不下那份特殊感情，一个一个的疑问，像鸭棚子的鸭儿翻田坎，排班站队争先恐后挤进脑门儿：田土占了房子拆了咋个办？和睦的邻里关系哪里找？猪儿羊儿咋个有圈喂？好好的祖坟往啥子地方迁……

水哥仰躺在被窝里，眼睛望着黑洞洞的屋顶。俞子英胸口朝着他侧身卧着，用指头搔搔他的腋窝子道：你先前问黄继明他们，沙埂村修度假区是好事还是坏事，你说呢？

水哥没理睬她，沉沉心事压着，满脑子云雾缭绕，青山难见。

夜静静的，没有针尖儿一点声响。等了半天，俞子英没听见水哥答白，又搔了搔水哥的腋窝子：哑巴了？问你村里修度假区，是好事还是坏事？

水哥继续哑巴。

俞子英有一点冒火了：不说算了。赌气地一翻身，铺盖一裹，给了水哥一个冷背。

冷背就冷背，又不是没遇到过，水哥心情反而轻松了，可以清清静静地来天上地下拨云驱雾了。

水哥心情很复杂。自从县里“五朵金花”落脚集贤坝，几根大烟囱不分白日夜晚，铆足争先进当劳模的劲头喷云吐雾。沙埂村在集贤坝下游三公里处，斜隔着一条河。水哥站在七斗坡西望，总能看到集贤坝上空阴沉沉黑乌乌的，最初以为天要下雨，还能闻到顺着河风飘来的刺鼻的腥臭味。渐渐地，谷子麦子成秕壳少收成，苦心经营的水果黑壳壳卖不脱，收入日渐减少，除了农药和工程开支，没有几分钱进账。水哥觉得人生的路越走越窄，经常唉声叹气，晚上睡不着觉，看见村上很多人外出打工，便怀了换一个门道求生存的念头，想进城做点小生意。进城一看，一个二个都往城头挤，没有知识没有技能工作不好找；看门不要老头儿，清一色年轻保安；当小菜商贩要塞包袱，才租得到摊位；扫大街没有关系，环卫站不要你；捡垃圾吧，各人有各人捡的“码头”，外人休得插脚；就连当叫花子也不行，说影响市容市貌，也要被城管撵



得鸡飞狗跳。另一面呢，站要站钱，坐要坐钱，连屙一泡尿都要五毛钱。罢罢罢。水哥颓然耷拉下脑壳，一刀杀死希望，悻悻然打道回府。或许真的像小川说的，建旅游度假区，地征了，房占了，给的赔偿费，让他拿去跟舅子入股打驳船跑河运，能挣回大钱，改变一家人命运。但河水头找饭吃，一舵水没搬好，就会跟当年干碓窝打烂苞谷船一样，弄得血本无归，倾家荡产。也许，天无绝人之路，钱捏在手头慢慢找路走，总比现在越来越看不见路走要好。

不，不能就这样便宜了他。水哥脑海里走出来一个人：庄镇长。

受集贤坝污染影响，沙埂村庄稼种不出来，水果收入大减，群众骂声一片，水哥为民请命，专程去镇上找庄镇长反映，希望镇政府出面，与集贤镇交涉，想办法减少污染，就要找他们索赔。你看庄镇长做起那大母舅的样子，挺起一个大肚子，坐在一把大班椅上，好像遇到上门来要饭的叫花子，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对水哥爱理不理的，慢悠悠地抽烟喝茶，嗯啦啊啦拖腔拖调去接电话，给他说了半天才看水哥一眼：嗯，你反映的这个问题，不是你一家一户的问题。这个问题也不是我就能解决得了的问题，这个问题暂时还只能是一个问题。水哥后来逢人告白：气得老子鸡儿巅巅都是火，老子要不收敛德性，放在年轻时候，不一皮砣打你一个养老疾，算你日我出来的。你称二两棉花纺（访）一纺（访），我水哥这一辈子是怕人的吗？

水哥翻了一个身，死了的情境又在脑壳头复活。

那年水哥才八岁，沙埂村不叫村叫大队。一天，沙埂大队在他读书的观音坝小学召开批斗大会，身穿蓝卡其中山服装的贾校长，站在办公室门口，扯着一个破嗓子吼道：今天不上课，全校师生抬板凳到操场上参加批斗会。水哥和同学们抬板凳簇拥着到了操场，按划定的地方安好板凳坐好。批斗会开始，大队民兵连长站在主席台上振臂领呼：打倒投机倒把分子倪从贵！随即参加批斗会的人，像喝足了壮阳酒，把口号喊得雷霆震怒万箭乱发：打倒投机倒把分子倪从贵！铺天盖地响遏流云的

口号声过，大队主任铁石平喊：把投机倒把分子倪从贵押上台。只见两个民兵，一个扭住倪从贵一只手，死死压住倪从贵的头，从后台架飞机轰轰轰推到主席台上，一个民兵啪一巴掌拍在倪从贵后颈窝上：老实点，站好！水哥见了，耳门子轰隆一声震响，如同危岩垮塌大山崩裂，懵了，呆了，傻了：倪从贵，我老汉啊！他霍地站起身，眼里喷着火，冲上主席台，揪住拍打他老汉后颈窝的那个民兵的手杆，张嘴就狼咬一口。那个民兵被这猝然一口咬出血，一巴掌推了水哥一个仰巴叉。水哥爬起身，疯了一样又向那个民兵扑过去。民兵连长和另外一个民兵见状，过来一人揪住水哥一只手。水哥用脚乱踢，又上来两个民兵，一人逮住他一只脚，抬死狗一样把他抬来锁进教师办公室。水哥抓起板凳把门砸烂，一路小跑回家，找出菜刀弯刀，在磨刀石上磨得锋快，要跑去学校杀人。他要从贾校长起头，把批斗他老汉的人全部杀完。挨了批斗回家的老汉，在路上碰到他，强行把他拉回了家。

水哥从小就不怕人，长大一些，练就一身武术后，更不怕人。

水哥后来知道，他老汉所谓投机倒把，是偷偷地在沙埂村收鸡蛋，拿到井口街上去卖，一个赚两分钱；又在井口街上买饼子，拿回沙埂村悄悄卖，一个赚一分钱。赚的钱，给娘医病；娘患乳痛，奶子烂得黄水滴答，说要去大医院才医得好，没想被人检举揭发。水哥的老汉以为批斗一下就了事，谁知道还说要抓去判劳改，吓懵了，从擦耳岩纵身跳进长江。水哥的娘请人去打捞尸体，打捞了几天，尸体没打捞起来，反而打捞到一个罪名：畏罪自杀。他娘气不过，加上病治不好，也从擦耳岩跳了下去。水哥成了孤儿，受尽欺负，没有办法，过河去井口讨口，偶然间结识了武林高手万大师。万大师见这个娃儿乖巧伶俐，活泼有趣，又是个孤儿，生了恻隐之心，愿意教他几招保护自己。可水哥学会了则回家报仇雪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叫生产队长把他出去十来年的粮食，一颗不少全部补给他。队长疑疑滞滞地说：怕群众有意见。水哥不开腔，乒一皮砣就把队长家门前的一棵杏子树打破皮。队长吓得脸青面



黑，连连说我补我补。水哥请了几个人，挑到街上卖了，买了一些树子竹子，在长了一人多深丝茅草光光草的屋基上，修了三间小青瓦房。没有人来帮忙，他歪歪斜斜地写了一串名字交给队长，叫他把这一些人找来修。队长一看，全是当年批斗他老汉的积极分子，很是碍难。水哥说：你去通知到为止，哪个不来，我去找他。结果名单上点到的人全部来了，大队主任铁石平不仅来了，而且还给他作检讨：哎呀，不晓得你回来了，对你关心得不够，对不起嘎。然后吆喝着大家给水哥修房子。水哥自己不动手，在敞坝边那棵抱大的黄桷树上，用铁丝吊了一根两丈多长的竹杆，还挂了一个沙袋，对修房子的人说，你们给我修房子辛苦了，我给你们表演一个节目。他双手抓住竹杆，猴子爬树一样嗖嗖几下吊到杆顶上。挥拳打沙袋，一皮砣打去，打得沙袋抱头鼠蹿；或者面向沙袋站定，一个鹞子翻身，乒一脚踢在沙袋上，踢得沙袋三魂不知二五，喊爹叫娘。用手掌砍砖，五块六块叠在一起，嗨地一声，掌起砖断，刀削斧劈一般。看得人大惊失色，从此再没有人敢招惹水哥。

就连水哥这个名字，也是皮砣征服的结果。

水哥五行里缺水，父母给他改名倪如水，小名水娃。父亲投机倒把挨批斗后，队上一些娃儿欺负他，喊他“水投机”，“水倒把”，往他眼里撒河沙泥灰。按他在地，扒掉他的裤子，往他屁股沟沟里糊稀泥巴。水哥学武回来后，干的第二件事，就是要全大队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长辈晚辈，统统喊他水哥。有几个小伙子，合起伙来抗拒。水哥一犄子脚把挑头那个绊倒在地，伸手抹住他的脖子：你跟老子喊不喊？不喊。好！水哥稍微加重一点手上力气，那人的脸迅速由菜青色变成猪肝色，喘不过气来：我喊，我喊。最后几个在地上跪成一排，齐声高喊水哥收场。年纪大的觉得喊水哥有点吃亏，转念一想，这娃儿发飙，眼睛认得到人，皮砣认不到人，倒霉的是自己，也就认了。水娃靠皮砣成了全大队人的水哥，自鸣得意：你龟儿些不是手杆举得天高，扯起一个破喉咙，喊打倒投机倒把分子倪从贵吗？现在老子就要你们一起喊我哥，没

让你们喊爹喊爷就算对你们客气了。

儿孙也喊他水哥，则是他后来改了德性，想抹掉沙埂村人心中阴影的结果：你们认为喊我水哥吃了亏，我儿子、孙子都这样喊呢，称呼而已，不足为奇。其实他有赎罪心理：长辈和年纪大的人喊我水哥吃了亏，现在儿子、孙子都喊我水哥，兼高扯矮拉平了，大家都不吃亏了。看看一个简单的称呼，都被他弄得风情万种，五味俱全。

夜，寂静得蚊子飞过如同飞机掠过头顶，俞小英轻微的鼻息也如山呼海啸。水哥嫌怨地侧转身同她睡成“北”字。

俞小英是他师傅的侄女。水哥在沙埂村一对皮砣打天下，不做活路挣不到工分，年终决算分不到粮食，就拗着箩筐去保管室挑。保管上前阻止，水哥一皮砣就把他的鼻梁骨打断。大家忍气吞气，又奈何不得他，有人冒着风险去井口找到他师傅，告他为非作歹横行乡里。万大师听了，把水哥叫去，说败坏了他的名声，要废他武功。水哥吓慌了，忙下跪求饶立保证。万大师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不放心，把俞子英派去他家里当监督；为解决水哥生计，介绍他给江鱼沱一个绰号叫鱼老鸹的人下河学打鱼。水哥有感师傅皇恩大德，秉承韶山冲走出来的润之先生教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家晓得犯不起他，也就没有人去犯他，他也就相安无事；加之岁月风霜磨练，渐渐把德性的刀刃磨钝了。所以，当水哥说了半天，庄镇长说问题还是问题的时候，他囚禁在心室的火气只是涌了涌，还没窜出喉咙就被他一瓢水浇熄了。

此刻，水哥的思路航行到这个场景上，便抛锚系缆了。他要给庄镇长难堪、不配合征地拆迁的念头，渐次云消雾散，青山在目。对，老子不但不配合，还要设法把事情闹大！更何况这还涉及到自身利益，多争取到赔偿，既出了心头的气，又多得好处，何乐而不为呢？嘻嘻，自己以前靠皮砣说话，在村里名声不好，很多人不待见老子，看见我来了，像闯见瘟神一样慌忙躲开；躲不开的，冷冰冰地喊一声水哥。要是征地



拆迁这个问题上，我敢于挑头站出来领着大家去争去拼，说不定能受到大家拥护，博得好名声。一砣石头打着三只鸟，大好事啊，我咋个不去做呢？

水哥打定主意后，深深地抽了一口气，翻了一个身，变侧卧为仰躺，与俞小英睡成“1乚”状。对喽，人不求人一般高，求人就是龟孙子。以前我当龟孙子，现在你们要来征我的地占我的房，庄镇长，是你来求我，该你当龟孙子了。想到要当“爷”了，水哥心里竟然涌起一丝儿冲动，又翻了一下身，同俞小英睡成“比”字，把手搭在她的胯根上，想把她扳过身来睡成“臼”字。俞小英没有反应，他弓起一个指头刨了刨：睡着了？嗯？你不是问好事还是坏事吗？你翻过身来就晓得了。听到没有？俞小英睡得像猪，水哥无奈地阳痿了念头，忍不住骂道：死婆娘！

建设沙坝国际旅游度假区，县里给它佩戴了很多耀眼夺目的花环，将其打扮得像上轿的新娘，花枝招展，楚楚动人：美化一片环境，搞活一方经济，带动一县发展，造福万代子孙。

水哥才不管这一些，抱定不配合、把事情闹大的想法；并且这个闹，不能像原来那样用皮砣说话，现在时代变了，皮砣闹不过手铐，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县里“五朵金花”入驻集贤坝时，村民们不是闹得很凶吗？听说赔偿过低，上千村民与进场的施工队发生冲突，县里动用了大批警力才把势态压下去。水哥有一个打鱼的师兄住在集贤坝，他专程登门拜访，询问征地拆迁有哪一些反驳理由可以借鉴？果然收获不小。

师兄首先纠正了他的一个说法：你翻现在所有征地拆迁政策，统统是补偿而不是赔偿。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水哥抠抠脑门儿：咋个的呢？

师兄说：赔偿是征了你多少地，占了你多少房，通过市场价格评估

确定，该值多少钱，赔你多少钱。补偿只是象征性地给你一点钱。打一个比方，你有一个一百元钱的花瓶，我给你征收了，要是赔偿，我该给你一百元钱，一分也不能少；有文物价值，还要超过一百元给你。如果补偿，也许给你几十元，也许给你几元，我说给多少就是多少，你要无条件拿出来给我不说，还不准讨价还价发怨言，更不得与我对抗。现在补偿普遍偏低。你晓得我们集贤坝是老蔬菜基地，种生姜、蕃茄等一些经济价值高的品种，一亩地年收入好几千元。现在征地，只按季产值的三分之一补偿青苗费，就那么一两百元一亩；换季节刚刚种上的，一分钱不补偿。土地另外补偿二万五千元一亩，补偿的钱，你还得不到，村上统筹发放。所以，“五朵金花”开工建设时，上千人自发地组织起来，阻止施工队进现场施工。

水哥还帮补盘缠，去找金沙江下游建的那一座大型水电站的移民取经，尽量做好案头工作。所以，当县里镇里来广泛宣传动员时，水哥也在憋着劲儿悄悄做群众思想工作：这是折腾，抢饭碗，让我们活不下去。七斗坡黄继明、简树生、良从远三家人，一直被水哥罩着，没有受过谁的欺负。水哥把他们当中坚力量召集拢来，一项一项算账给他们听，说补偿太低，举了集贤坝的例子，谈金沙江大型水电站的情况，一句话：不能听凭他几爷子随便打整，要奋起抗争。水哥让这几家再分头出去做工作，发动村里人，不要让环宇集团的意图得逞。

一个月后，环宇集团沙埂项目部，在县镇有关部门的配合下，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了沙埂村，雷天风吼地对村民们的土地房屋，展开了实物调查与征用协议签字。水哥竭力怂恿大家，房屋土地不要拿出去调查，更不要在征用协议上签字；哪个要是顶不住，把责任统统推到我身上，就说是水哥说的。

村民们对征地占房七爷子八条心，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有的保持中立，有的等待观望；但在希望多得到一些补偿的问题上，又是万众一心。因此，当水哥果敢地站出来，为他们争取多得补偿时，唯水哥马



首是瞻：不同意征地拆迁的人，举双手拥护。保持中立的人，随风转向，亮明观点，不同意把地拿出来征，房拿出来占。原来同意征地拆迁的人，有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举起了反对的手。因此，项目部费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做通几家人的工作，同意拿出来调查，但也拒绝在征用协议上签字。

县里镇里很快知道水哥挑头在中间耍阴招扯怪教，一天，庄镇长带着镇村干部一路人马，到七斗坡水哥家里找到他“摆龙门阵”：这个县里引进环宇集团，来沙埂村建设国际旅游度假区的问题，给沙埂人民这个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问题是让你们这个不再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能过上富足美满的好日子。这个是县上定的项目，不可逆转，希望水哥这个以大局为重，给予大力支持。

水哥正在柑桔园里除杂草，见是庄镇长，心里的气就涌上来了。他丢掉手里的一把草草，拍拍手上泥巴：哦唷，难得有庄镇长这样亲民爱民的好领导，亲自光临七斗坡，原本我还说要上门来请教几个问题的，这下路费都节约了。

水哥首先请教：征地拆迁政策，为啥子是补偿而不是赔偿，这算不算弱肉强食，巧取豪夺？

水哥接着请教：建这个度假区，有没有国家批准用地的红头文件，请你们拿出来给村民们看看？

水哥继续请教：有的村民的果园管理得很好，一亩一年要收入六七千元；有的村民的果园管理得不好，一亩一年只能收入三两千元，悬殊一半，补偿好坏一个价，合不合理？

水哥又请教：很多村民买来建材，在房前屋后搭建了简易棚棚喂鸡喂鸭，没有哪个说这是违章建筑；现在你们来征地拆迁，一下就变成违章建筑，要给他们拆子。拆就拆嘛，你三分两分材料钱该不该补偿一点？

水哥还请教：村民们的院坝竹林，属于宅基地范畴，应该按房屋补

偿，你们按一般土地补偿。特别是房屋产权，我们的屋基地，祖上传下来的，是祖业，可以世代传承，产权永久；你们的商品房只有几十年产权，过后产权清零，我们得重新拿钱去买，这算不算擅自侵吞百姓财产？能不能宅基地按房屋面积补偿，搬迁户买的商品房具有永久的产权？

水哥想了想补充请教：我们沙埂村人均只有七分田土，按二万五一亩补偿，一个人只能摊到一万七千多元；会打算会安排的不说了，不会打算不会安排的，几下把钱搞光了，今后咋个生活？动不动一大家人拖起啊，是不是撵他们下河吃水？

水哥请教的都是原子弹炸苍蝇、导弹打蚊子的尖端问题，庄镇长当然无法解释，也解释不清楚，只好顾左右而言它：这一些问题确实是存在着的问题，也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不过，这个通过建设沙埂国际旅游度假区，村民们居住环境这个会得到显著改善，这是谁都否定不了的问题。大家领了土地和房屋补偿费，在城里镇里买房子，这个就变成城镇居民了，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象的问题。手里拿着补偿的票儿，还可以这个另外找一份工作来做。我们都把这一些问题这个都给你们解决好了，哪里不好？总的这个问题来讲，大家肯定比原来钱多了，日子好过了，这个幸福指数高了，美好生活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了。

水哥截住庄镇长的话头：你少给我这个那个问题去问题来的，说起我就是一肚子的气。居住环境改善了，这不假，是咋个改善的？政府拿一分钱来补助我修房子了吗？没有。环宇集团来建度假区，不赚钱他干不干？不干。这说明啥子问题？说明是将我们的骨头熬我们的油。打一个月的工，比刨一年泥巴收入还多，这个我承认；但是，出去打工，低三下四，受的气我们暂且不说，单说开支吧，蛇大窟窿大，街上葱葱蒜苗论两称，一元钱甚至一元多两元一两，茼蒿三元，嫩生姜刚上市五六元一两。我的妈呀，金子吗？一个伤风感冒花掉几千元还不一定医得好。我在农村至少吃的粮食、蔬菜，上一个茅房不花一分钱；伤风感冒



了，扯几窝寒药草煎一碗水吃了就好了。我还不说吃的东西生态环保，空气新鲜，有利身体健康。你说你城头人幸福指数高，还是我农村人高？你们摇头晃脑，说得口水暴溅，头头是道，为啥子我们不领情？未必我们憨得来连好坏都分不清楚了？你们除了算计我们，还能做点啥子？我们世代风平浪静地生活在这里，你们突然要来修度假区，撵得鸡飞狗跳，还美其名曰改善了我们的居住环境，让我们过上幸福生活。哎呀，我们宁愿过这样的穷日子，苦日子，不稀罕过你们安排的美好生活。

庄镇长见水哥的话说得咄咄逼人，自己不是他的下饭菜，道：你这个问题蚂蚁咬卵子——横扯筋，我镇上还有问题等着处理，这个暂时不给你两个谈了。说罢，带着一行人悻悻然走了。

邻居黄继明、简树生旁听了这一场精彩答辩，出去比脚比手、绘声绘色地讲给村民们听：水哥好凶哟，问得庄镇长哑口无言，像一条老母狗，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走了。村民们竖起大拇指直夸水哥：不简单不简单。

水哥心里乐呵呵的。村民们看他的眼神，原来像被鬼头风吹了满天的芦苇花，漫无目标地在空中到处飘飞。现在则被一股神奇的风吹着，全都从空中向他汇聚，主动热情地迎上来给水哥套近乎；有的隔得很远都要撵过来，向他请教这样政策那样规定，仿佛水哥是智多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水哥品尝到受人尊重的滋味，禁不住飘飘然起来，走路脚底像抹了猪油，异常轻快灵动。

沙埂村征地拆迁工作推动不走，县委江书记发火了：我就不信螳螂能把车挡住。他指示县广播电视报纸再掀强大舆论攻势，突出建设这个度假区对县里招商引资，提升山泉形象，振兴县域经济，繁荣社会幸福人民，将起到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措施上，从县里各机关和镇村抽调干部，一对一结对子帮扶——其实是指定人拔钉子，限期完成征地拆迁

任务；完不成的，不得回原单位上班，同时列入干部提拔任用考核。至于如何做通群众思想工作，江书记说：我只要结果，不问过程！

一把手动怒了，那还了得。肩负帮扶任务的人，来到沙埂村，走家串户，各个击破，各显神通。村民们禁不住政策攻心也好，威逼利诱也好，有的开始动摇了，看见水哥又开绕道走了，正面碰上也眼神游离，说话闪烁其词。水哥给他们鼓劲打气：他们来找你，往我头上推就是，说水哥咋个做我们就咋个做。

于是，不想签字的村民们，便拿水哥做挡箭牌。

帮扶的人悬转三寸不烂之舌：与政府作对的人，没一个有好下场。你们不要听水哥胡言乱语，再硬硬不过政策。土地是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所有权是国家的，他说的那一套歪歪道理站不住脚，是在整你们害你们。环宇集团是按国家政策补偿到位了的，还给了特殊优惠政策，按时签下征用协议的给予重奖。你不按时签定征用协议，得不到奖不说，最后还不是要签定；有得这样，不如早一点签了，还落得一个好名声。又不是没有前车之鉴，集贤坝建“五朵金花”，开始反对的人那么多，还组织起来围攻县里，最后重点打击了几个，还不是乖乖地把地拿出来征了，房子拿出来拆了。

抵挡不住大兵团进剿，人们开始动摇了，摸摸梭梭，陆陆续续地在征用协议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邻居黄继明、简树生、良从远，把土地房屋拿出去实调时，对水哥说打死也不会征在征用协议上签字；但转身则背着水哥，悄悄地在协议上写下了自己名字。

当然，签字之前，他们也犹豫过，要不要给水哥说一声？想去想来，搬迁了，水流四散，各奔一方，难得再见面，不如不给水哥说，免得伤他的心。一天，良从远碰到水哥，实在绕不过，才憋得脸红筋胀地对水哥说：不好意思，我们实在拗不过政府，只好签了字。水哥虽然气得吐煤炭烟子，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没有办法阻拦，杀了良从远一眼，不言不语掉头走了。